



子桢案。1929年广州市政府强行将市电力公司收为市管时，也曾遭到电力公司的强烈反对，海外各华侨团体纷纷致电抗议市政府的行为，质问市政府此举“手续是否正当”^①，并以“此后侨商集资营业，将以贵公司为前车，对于投资祖国实业，势必裹足不前”^②相告，但都无济于事。

至于撤销承领案给陈子桢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广州市当时的财政状况和行政惯例来看，市政府不可能给予补偿，陈子桢对此的前期投入也就全部化为乌有。以陈子桢的遭遇为例，回穗投资的华侨不敢再贸然涉足本来盈利就少的公用事业，转而继续投资其他盈利行业。从1929年建设全市市场计划提出到1949年广州解放，除漱珠市场外，广州兴建的新式市场只有位于东山地区的梅花村市场和东华市场，且这两个市场的规模都很小，可见广州市场建设的困境依然没有改观。陈子桢当年在诉状中说：“华侨等处于淫威贪污之下忍气吞声于兹三年，而关系市民福利之市场依然无所设置，此岂唯华侨之损失？”^③此句引人深思。

① 《巴达维亚中华商会函》，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② 《坤甸华商商会电》，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③ 陈子桢：《成案推翻无辜损失恳予俯赐维持以利建设而安侨情事》，1936年11月。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33；目录号：5；案卷号：610。

水泥企业家、抗日英雄孙满^①

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 胡文中

【提要】民国时期创办的广东西村士敏土厂生产的优质“五羊牌”水泥，取代了大量进口水泥，促进了广东地区建设。经理孙满上任于1937年日军轰炸机狂轰滥炸广州之际，并且在轰炸中坚持生产。1938年5月至10月初，工厂遭空袭67次，被炸中13次，炸坏了修，修好了又生产。在接到撤退命令后，他处理完相关紧急事宜才最后一批离厂，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爱国情怀。抗战胜利后，又是他从侵略者手中收回工厂，在内战、金融崩溃的复杂的国内环境下，艰难地恢复生产。敢于告违纪军队的状，对投入复产工作的员工却关怀备至。他高超的领导水平已非仅限于生产技术领域，多件事情的处理，反映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孙满 “五羊牌”水泥 抗日战争

早在20世纪30年代，广州就有优质的“五羊牌”水泥。在清光绪后期，本已在广州河南建起士敏土^②厂，但由于该厂窑机陈旧，制法落后，日产35吨左右，仅能满足当时广东省需求的7%，因而大量洋水泥入口广东，掠走大量外汇。1928年铁道部积极推进粤汉铁路工程，更加需用大量水泥，广东当局遂决定营建新水泥厂，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之需求。

水泥厂原拟设在石灰岩产地英德，后因交通运输等原因，改设在广州西村狮头岗。因该处前傍增埗河，后枕粤汉铁路，邻近广州市区，水陆交通便利，遂在此征地8万多平方米。1929年9月成立工程处，并在几家外国公司中，选中计划完善、设备先进的丹麦史蜜芝公司签订定购设备合同。建厂投资总额当时近400万元毫银。厂名为“广东西村士敏土厂”。1932年6月，建成第一套湿法回转窑系统正式投产，产品定名“五羊牌”，日产量达210吨，质量经欧美国家检测机构检测，达到或超过国际

① 本文根据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营西村士敏土厂档案资料编写。

② 水泥的英语音译。



标准，可媲美进口产品。当年继续买下厂南面的榨油岗、大岗园等山岗地 12 万多平方米，扩大厂址，增加机械，以求产量翻番。并增建厂内电厂一间，内有 4000 千瓦透平发电机组。1935 年、1937 年分别建成第二套、第三套湿法回转窑系统并投产。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勇回击进犯日军，宣告了全面抗击日军侵略的新阶段的开始。1937 年 8 月 19 日，广州遭日机首次空袭，随后空袭不断。西村水泥厂所处地区为当时广东省营第一工业区，是日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1937 年 10 月，原任经理辞职，孙满调任经理。由于水泥是重要战略物资，省建设厅要求要尽力增产，因而工厂特别制定了不能停机的窑部、电厂等员工空袭遇难抚恤伤亡办法，激励员工坚持生产。直至 1938 年 8 月，工厂每月还有完整的生产计划与实施计划报告。1938 年 5 月至 10 月初，工厂遭空袭 67 次，被炸中 13 次，仍坚持边修复、边生产。如 5 月 29 日、30 日、31 日三天，6 月 11 日、13 日、21 日、23 日四天，工厂均被日机炸中，各部分虽有损坏，但主要机器无恙，于是一面坚持生产，一面组织清理炸后瓦砾残余，接驳地下电缆、水管、汽管，修理电闸等，再炸再修。6 月还继续生产水泥 3384 吨。8 月 9 日、10 日两天，工厂又被炸中，8 月 10 日投的还是重型炸弹，但这些炸弹只炸中山岗、空地，除了炸起泥土掩埋了运输铁路需要清理外，未造成损坏。但 8 月 9 日的一弹炸毁了新电厂的上盖，损坏了电闸，造成停电，以致各部工作因而停顿，一直抢修至 17 日才恢复供电，恢复生产，当月仍生产水泥 5668 吨。10 月 15 日，惠阳失守，广州当局下令疏散。工厂把重要图籍、仪器、文卷、档案、账册，遵省营工业管理处指示，移送沙面租界保存，并疏散部分员工至广宁。经理孙满与留守员工，帮助广州当局把厂里库存水泥抢运粤北。1938 年 10 月 21 日，军事当局放弃广州，孙满奉令率留厂员工炸毁了两台先进的碎石机、破坏了两台大型发电机等设备后撤至广宁。

日军占领广州后，修复了部分机器，由浅野士敏土株式会社霸占为“广东事务所”，继续生产水泥，但由于自动控制部件损坏，有些设备日本人不懂使用，产量仅及沦陷前的 1/10。制出的水泥质量也较差，拉力只达 450 磅，仅及沦陷前产品标准的 2/3。这种水泥供军用。另还生产一种石膏粉加粘土的“代用士敏土”供民用，质量更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10 月 31 日，沦陷前的广东省营西村士敏土厂经理孙满与省建设厅技正谢英明一起，从“浅野士敏土株式会社广东事务所所长”福成忠吉手中正式收回了工厂。11 月，西村士敏土厂复业。孙满继续任经理。他制订了分三期恢复生产的计划。他借来省纺织厂还没使用的 350 千瓦柴油发电机，借用暨南大学的化验设备，争取优惠电价的市电，恢复了一条制土窑设备，在 1946 年 6 月重新运转投产，生产出抗战胜利后第一批“五羊牌”水泥。与此同时，孙经理十分关心在复厂建设中付出了艰辛劳动的员工：1946 年 11 月小工蔡标的双手在熟土仓

工作时不慎被机器压成重伤、1947年1月石矿场非在编女工周李氏（丈夫是在编职工）被运石车抛下轨道又被后续机车轧断右足抢救无效身亡、1947年9月火车司机陈里珍积劳成疾身亡，孙经理均根据有关规定并专文请示上级，批准分别给他们以4.7万、20万医药费补助和173万抚恤金。^①

复产之路虽然在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一定进展，然而令孙满意想不到的国民党军队的捣乱、物价飞涨、官僚买办的利益之争，使孙满的复产之路充满坎坷，他不得不面对大量非技术性、非传统管理方面的问题。

1946年，由经济部核准把从开滦煤矿运来的2000吨煤经香港入口给士敏土厂复工用，因为是国内煤，孙满认为不该征税，但反复申请多次，财政部不同意免税，行政院指令“仍应照章缴纳进口税”。复产后的工厂不时因原料、电力的短缺而停产，如1947年，曾因河道匪患使船运的花县石矿场石灰石供应不足，引起停产，最终改由较有实力的明德运输行承运才解决问题。

又如1946年12月与浙赣铁路签订的提供水泥合同，340斤装一桶的水泥售价3万元，由于原材料价格猛涨，1947年中期照此价供货已是大亏本，厂方不得不于1947年10月与铁路方重新修订合约，改为每桶售价26.88万元。

为了保障飞涨物价下的员工生活，孙经理批准在1946年8月组建起职工福利社，承办食堂、宿舍（含家庭住宅）、医务所、职工子弟学校、浴室、理发室、图书室、俱乐部、体育场、合作社等福利服务，奉行“除物品消耗得以依成本收费外，概以免费为原则”的宗旨。而国民党兵的捣乱，却令孙满无可奈何。早在1946年2月，孙满就因附近驻扎部队士兵常无故进厂，乱取物料，护厂队劝阻无效，特请省政府转广州行营颁发严禁士兵无故进厂告示，于3月15日领到两纸广州行营布告贴于厂门前。但当年8月初，陆军第64师477团所部的一个营，占驻了士敏土厂货仓，并将围绕厂区的铁丝网一部分拆除，马匹不时闯进厂区，士兵在该厂饮用水的贮水池沐浴洗衣。8月9日晚，该营士兵驳接该厂电线，致超负荷，烧坏电闸，使电灯熄灭。该营士兵竟指是士敏土厂电工故意剪断电线停电，数十名官兵包围工厂，要求交出“剪线电工”。工厂职员杨宗瑜出来解释，竟遭殴打。护厂班长黄基见状上前劝解，也遭殴打。有员工外出，同样被打。直到工厂电工把电闸修好，电灯复亮，官兵始退走。但仍有官兵不时在晚上破坏厂内铁路运输设施，使工厂每天不得不先检查、维修好线路，才敢开车。孙满于8月17日把这些军人违纪情况电告省建设厅，恳请呈省政府转呈广州行营严令该部队尅日迁离厂区，以免纠纷，而维生产，“并转饬将肇事官兵查明严办，以重法纪”。但该师师长的回复却坚决否认下属部队闹事、打人，只愿“觅定新驻地后即行撤离”。在内战、金融体系崩溃的国内大环境下，孙经理终于

^① 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不断贬值的币值。



无力完成第二、第三期复产计划，而只能勉强维持一条转窑生产线的生产，1949年水泥产量只有3.2万吨。

孙满上任于日军轰炸机狂轰滥炸广州之际，并且在轰炸中坚持生产——炸坏了修，修好了又生产，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处理完相关紧急事宜才最后一批离厂，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爱国情怀。抗战胜利后，又是他从侵略者手中收回工厂，在内战、经济崩溃的复杂的国内环境下，艰难地恢复生产，并敢于告违纪军队的状，对投入复产工作的员工却关怀备至。他高超的领导水平已非仅限于生产技术领域，多件事情的处理，反映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他最后的努力换来的效果也许并不完美，但他已经是在动乱的年代为广州水泥生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满，1906年出生，是孙中山长兄孙眉之孙。其父孙昌1910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1917年奉命乘船押送军饷赴广州黄埔，因事前未与海军联系，遭海军炮击，溺水殉职。孙满与其弟孙乾，幼随祖父居住澳门，后返中山随祖国谭太夫人生活。1917年其父殉职后，孙中山派人把孙满、孙乾兄弟接到广州，居于广州河南大元帅府，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照料，并把其兄弟二人送入广州培正中学就读。孙满曾受高等教育，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广韶铁路管理局任职。解放前夕往香港，后往美国。改革开放后，曾返回广东中山故乡。^①

^① 此为孙满文章自述语。但在何学校就读尚待查。此段孙满经历，摘自孙满《〈对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一文之答复》。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4年出版《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0-11）》。

冯锐与 1931—1936 年广东的农业推广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教授 吴建新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 朱光文

【提要】首先对冯锐在 1925 年开始出现的农业推广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关于农业推广制度的设想在近代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其次叙述 1931—1936 年冯锐任广东农林局长期间所建立的广东农业推广制度的主要内容。最后叙述了冯锐对 1931—1936 年番禺农业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冯锐 农业推广 农业示范县 糖业

学术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陈济棠治粤时期（1929—1936）的经济发展持比较一致的肯定态度。但是关于这一时期的农业改良运动的论文较少，尤其缺乏对陈济棠治粤时期经济复兴运动的重要人物，担任广东农林局长冯锐的农业思想、农业改良实践的深入研究。

冯锐，广东番禺人，早年从岭南大学附中转到南京金陵大学学农科读本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美国，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后又担任岭南农科大学教授，参与对河南的农村调查。1925 年后，冯锐又代表岭南农科大学赴上海，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给予岭南大学的拨款，后受中华平民教育改进会的聘任，出任河北省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试验区主任达六七年之久^①。1931 年秋，由于林云陔的荐聘，回广州任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同时被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聘为岭大农学院教授、院长。冯锐在 1931—1936 年陈济棠下台之后的这段时期，对广东的农业改良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陈济棠下台之后，冯锐以贪污罪被捕，并被蒋介石下令枪决。这可能是一个冤案。^②

① 《新任院长冯锐博士在钟校长府上茶会中之演词》，农事双月刊九卷第二号，1932 年 4 月，岭南农科大学印行。

② 1937 年就有人为冯氏鸣冤，参看无名氏著《广东糖业与冯锐》，中山图书馆藏铅印本，1937 年。